

訂重

管子全書

十六五

口 13

2585

9

門口仁18
號 2585
卷 13-9

大正九年三月四日
磯貝靜昇氏藏

管子卷第十五



唐 臨笛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周元會環生 參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必為水所澹而滅也春通戰危事也

臨懼好謀不然哉我昭果毅處女脫兔懼其干養全勇必勝之非遺其勇者也過而沉溺下陷將神

虞將神不夷口懼險險多謀則迷中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懼有

迷中因懼而

管子 卷十五

梅士亭評動
靜各有時乃
天與人交因
之會參酌於
天人之際而
慕和其衆以
修天地之從
是又人爲生

險礙進退莫知所從故分其師衆人既迷必其將
日迷中言在迷惑之中
亡之道人既迷惑不知所從則無所用其力是以滅
衆凡此二事皆動靜者比於死
滅亡之道也
勝矣故我近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我
於死亡也
作即動也與動靜對我動而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
彼作兩動相醜強弱未判
申以敵我如此動拙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
者近於見距也
與作時以爲主人時以爲客貴得度主人其失度則
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
客也
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其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
必有功也春通常使我靜而

而以天合之
命之氣數大
駁以參作造
化調燮幾原
爲主
楊慎評以逸
待勞不得已
而應靜巽作
俱可爲主俱
可爲客唯貴
度之得故居
則利動則自
功貴知靜作
之修從

者帝其斯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節萌生。春通文順道也。武逆道也。逆而順用之。是以貴因天。貴從時。下所謂人先生。天地刑。聖人成也。不刑則無成。不從天則守地。守地所以候天。靜所以待動。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刑。言將爲篡殺凶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入地寂泊。不見徵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違之。故其事不成。則被誅戮受其刑罪也。續按別本註。天因人。事而生。變聖人因天變而天。因入聖人因天。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時不作。勿爲客。不因天時而動。人事不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始。慕和其衆。以修天地之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

曾子評言戰
排列毫端

柯潛評動九
天潛九淵是
此意

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將建大事必慕和其衆天地

生是心天地又見其修意有從順之形聖正靜不爭

人則發動而成如此者可謂與天同極也動作不貳素質不留全其素質與地同極已下謂

與地同未得天極則隱於德未得與天同極已得天

極也極則致其力已得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既成其功

若湯之升而武王牧野是也順守其從人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

代之成功之道贏縮為寶贏縮猶行藏也所謂時行

故以毋以天極究數而止但盡天之數則止其道乃爲

身退也故窮寇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常形

勿追黷武必敗

也守常修始靜民觀時待令而起言事未成之時但

事終有成也故曰修陰陽之從而道天地之常從

時待天命令然也贏縮縮因而爲當必行藏順時然後事當

也生生因天地之形外生猶隱顯也聖人天地之形聖

人成之則無不成也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但能

大小無盡行之者有天下所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不利應故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愛之端政象不致以

先人常執謙中靜不留中心安靜裕德無求追德饒

於形於女色女之容色靜而不先求者春通狀兵以

朱養純評不
得已而後應
此兵家上着

沈氏新評兵
強而曰柔弱
陰節也

者也。不敢以先人。男先而女應。待其清作。其所處者。因而成。瑕無不勝矣。陰節勝陽後起者下。其安。靜樂。雖復隱處。常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以待天下之濱。作也。雖復為政。行德。常能謙讓。不與物爭。濟動亂也。故賢者安徐正靜。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則人不能。而自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之。則人莫能。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無秉。秉。養人。持四時之其先德。後刑。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於天。微度人。既順於人。生以善。周者明不能見也。善於周。周則極也。萬物無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也。所至如此者。雖有明察之哲人。不能盡矣。春通周陰節。明。善明者。周不能蔽也。陽節也。周。周。廩也。是陰藏之義。善明者。周不能蔽也。

李泌評倭四
門倭八卦運
局妙于陣圖

善於明。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明勝大周。人不能自隱蔽。必為善明者所知也。大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人。大周勝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人無能為大明。凡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貌。言既有大周之德。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有大明之德。可以為物祖。如此。則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招搖之星。隨斗杓。順時而建者也。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則可也。春通招搖。隨。運。指四時。定昏旦。一歲一日。陰陽動靜。晦明出之。候也。故以承大周。大明天不能違時。而況人乎。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于。兵為中軍。軍為獸。獸走而有代。網。獸所以懼。厭其。大將將為心。獸厭走而有代。網。獸所以懼。厭其。

朱長春評三
會其極也
文主常武主
豪常極而變
不極
揚慎評會即
曾三會寺而
上之也

網罟。故聖人不敢以直道取天下者。恐有大禍故也。
春通厭。走其陽節。盡之時也。而我以陰勝之。故有伏。
網罟。方其伏。陰為大明。一側。不然。不得。伏也。聖人
周。其得獸為大明。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之取天下。知云云。文設武伐。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如其不然。則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而貴義與德。
大武三曾。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
行也。故能偃其武力。春通上言先德而後刑。此以武
而歸文。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故好戰必亡。
逆守于順。春演陰符。道書也。人以為談兵。管子勢權
書也。吾以為為談道。動靜以時。天人相因。藏縮成生。
相天地。常居陰以待陽。居靜以待作。以弱而伏。強先
德而後刑。故大周極于冬。冬至。大明極于夏。夏至。總
歸于招搖。居中運天。而乘時焉。時有偃側倚伏。而德
力文武。交三運之。運之既成。偃武修文。天下太平矣。
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時乘六龍。以御天。各正保
合。萬國咸寧。其道與經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朱養和評治
意貴潛用兵
之要法天地
矣

法自然。故天包乎地。而依于地。始乎地。而牛于地。坤
之上。龍血玄黃。則潛始之。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治心
欲其靜。地。道也。動則天矣。萬物之動。皆生於靜。動乘
乎天。而靜不離地。故曰。常動常靜。常清靜矣。戰危道
也。唯安能制危。唯靜能善動。故首言懼。水懼險。神或
人之心乎。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故曰。無嬰人。心。擾之
下則溺。上則震。溺則如水。震則如險。溺而沉。則澹滅。
險而蕩。惑則迷。中已心之不能勝。而何以勝人。此皆
強為而不得其時。不合于天地以動。而傷靜者也。傷
則懼。懼則滅。則迷。則敗。

朱長春評篇中多雜越語。其古兵家流傳雜引之
耶。抑管氏布行而蠶拾之耶。文于書中最古。談于
兵家。最奇。最微。此兵法形勢家本論也。審勢而戰。
戰無不勝。豈獨商周哉。漢之感楚。越之滅吳。皆有
此道。魏武于吳。蜀且失
之。故兵危也。難言哉。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朱長春評正
一篇爾雅似
春秋前文然
語古而休板

在正評刑法
道德究竟必
本于身

卷十五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善人不驚曰
刑刑當故不驚如正之所以勝服之所以服勝之所以
勝勝者所謂刑也飾之修飾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令嚴人
政也此者如四時之不貸如星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
如陽宵晝陰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法之用守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利雖及人不天下親之曰德
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
曰道道之用刑以弊之政以命之法以遏之德以養
之物待德養而成道以明之明是非也刑以弊之母失民命刑斷

梅士享評詔
民以徑之不
可從幸之不
能免而身自
先之以理自
制之以刑是
以身而化故
天下者也故
刑正而名當

故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
不從邪遇之以絕其志意母使民幸意用法正人之志
幸也養之以化其惡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
其生必修其理恐有不修理致刑其民庸心以蔽庸
也不用心以斷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謂用誠
致德其民和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
人人被道則相付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令時當
任而不交爭也日政令當於正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
日德君愛無私會民所聚曰道聚謂眾所宜也立
德之謂也會民所聚曰道令衆宜道之謂也

程敏政評又
重釋一翻隨
用醒法

蘇軾評五岳
四清以高深
為威儀

劉總評此八
字可為臣僚

張榜評風樞
陣馬

管子

卷十五

常行政能服信乎

服信則政行常立

中和慎敬能日新乎

苟能

和敬則其德日新也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

衡平也言但能守慎則政平而靜一廢

私立公能舉人乎

但公而無私則能舉人也

臨政官民能後其身

乎

後其身則能臨政官人也

能服信政此謂正紀

日新此謂行理

能行日新謂行之理也

守慎正名偽詐自止

則詐息也舉人無私臣德咸道

無私則不妄舉故能後其

身上佐天子

後身則先公故能上佐天子也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

朱長春評單

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能至死也

曰大者親戚

之九變不言

墳墓之所在也

一變

田宅富厚足居也

二變不然則州

散敘小言如

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

三變

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

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

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

沈鼎新評九

他邦無所往而無得

寧死而不往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

變用數箇不

利足生也

五變

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

六變

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

七變

則有深怨於敵人也

八變

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

九變

朱養和評段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

九變

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得其

管子

卷十五

七

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梅士享評：民以九變守戰至成而不德其上，是至變而不失其至常也。君八者必兼修九者以三其民，然後民歷艱難險阻而不離其上。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

朱長春評曰：荒詞盛戰國末之文。

姚樞評列失：君聖君儒縱橫。

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

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戈獵鐘鼓，琴瑟宮中

之樂，無禁圍也。

官中之樂，所以悅體安性，故不禁禦之也。

不思不慮，不憂

不圖。

但任法數，故無所慮圖也。

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

下治。

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不勞，壽命長，天下自理。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

者。

道則謂上法數，公正大道。

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

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

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過

其主矣。

孟，大也。遇待也，不敢以謬妄姦言妄行，以待其主也。

昔者堯之治天下，

何俊良評陶
治亦有未盡
美者必如堯
後可

揚慎誦當
不改曰法典
常而更不常
非空民之法

管子 卷之五

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音攪。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
鑪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
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
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
不禁而止。此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
法。法行順仁義生。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法所以齊於民也。周書
曰國法有國者有法也。法不則有國者不祥。法不則亂故不祥。民
不道法則不祥。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更改也典
非空民之法

也此句當仍
云不祥或脫
簡耳觀前云
置法而不變
法云法古之
法知不貴在
私智勞意動
力美其云不
可恒亦反言
之也故下文
云明王之所
直

觀宜改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羣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
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法微則當存。亡治亂之所從出。法順則存治。法違則亂。聖君所
以為天下大儀也。君為天下之儀表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故曰法古之法也。立法者必師古。世無請謁任
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間
亂也。法行則博學辯說無俾服無奇行。俾服奇行皆
今止息者。皆囊於法以事其主。囊者所以歛藏也。謂
畏法也。於法上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

葉水心評囊
法始無不祥

曰禁民私而收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

廢政亂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

所以侵法亂王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

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於

識謂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衆彊

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

珍恠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

動也珍恠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聖

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

沈氏新評法
守則亂侵離
惑自不能動
但愚君不能
用

柯潛評權私
最害法

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

亂法惑上衆彊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謂

陵於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鄰國恃權能廢

相國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恩誘剪公財以祿

私士謂剪公財以祿私士此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

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聖君則不然卿相不

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

固守之羣臣修通輻輳謂各得自通於以事其主百

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道從故曰有生法有守

周元會評只
二法耳君臣
民亦不能易

沈鼎新語主
之危生于無
斷則眾攬與
獨操同病

管子

卷十五

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君始制法。故曰生法。守法者臣也。臣則法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而行。法於法者民也。君之法。法此謂為大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正之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於臣。故曰。

曾彥評六柄
奪是以四位
失

也。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柄失位之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曰奪柄失位之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聖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

管子

卷十五

十一

事解見下文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敗亡旋及故

音驚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繼往而人已移

心而從善也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聖君見有失度量則置儀法以改也續按

失字當作以謂聖君如天地之堅堅謂尊勝如列星之固

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天星有虧敗也如日月之明無私如四時之信寒暑

來必然故令往而民從之君能苞上之四事而失君

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

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

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

劉勰評不能苞四事自不能禁五者安得不侵怨

楊慎評五者盡奪柄失位之道矣

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

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也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若不得所幸則怨毒日生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

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願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專

顧望其臣離法而聽貴臣貴臣雖有離此所謂貴而

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來事

主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言富人能祿於君也賤

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服約謂屈也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聽之近者以偏近親

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

言近者侍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

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聽之。治

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

殺戮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功

受賞故不德於君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

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句。以聽於上。句。恐懼貌。

續按句。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

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

張嶠評虛句
聽上非守法
不能

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

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

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

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

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

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

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

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

罰。遵令而行致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成。失

朱泰和評詞
理俱新悅至
私說益公法
損言之骨疎

姚樞評趙州
眼放光華照

有功法所不救。故罪人。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舉也。賞不從令。是教妄為舉措。導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錯。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梅士享評國必法於法。而後其國正。臣必能守法。而後其法行。君必為法主。而後其法尊。夫法雖曰君生。而君不可意為生也。故法頗令虧。敝與失位。奪柄者等。而有私。即壅蔽不行。夫君臣天地以爲位。小民衆物以爲象。可私乎哉。審於道。數之間。而公以行之。斷以稽之任。法以國治者也。

郭正域評不
自法斷難以
法入列形揣
弊更甚于焚
坑

朱長春評。嗚呼。秦者此言乎。有本標。有表景。曰任法以法下也。法于何舉。下于何憲。其言置儀設守。捺六處四。我無離而下無奪。乃以不自法。法而法人乎。當其佚之便之離之矣。上離之下收之矣。禍甚哉。非與斯所同學同術。而壞古教。以禍天下者。以故書焚儒坑。一棄先王之則。仲尼之說。而付天下於法吏。以愚天子於恣睢。主脫桎梏。監門而竟莫爲。部屋之匹夫。哀哉。天如是乎。則斬艾萬民。以驕一人。而爲君生民。不爲民作君也。法士當七國之末波。七王之廢濫。自欲行其說。而度世土。必不能行其說。則以其便樂。逢其心中之。而後任吾法。以畢行吾意。所謂務入而不務矯。務苟且而不務衡。務取一時自計。而不顧人國久遠也。甲哉。祇恃恩鼠之最下流矣。幸而天不終禍世。以借秦爲鑑。猶且後世之典。王出入不免焉。故立論者。可正勿偏。可拂世。勿阿世。可以演弘先王之道。而不可亂也。道萬世不可易者也。觀于亂而識宋儒之反。亂正心誠意。一時之迂。萬古之式。

明法第四十六

區言二

朱長春評文
與任法相似
中十至私人
之門不一至
廣有處其家
不一圖國又
忠臣死于非
罪邪臣起于
非功美言可
市他日出雷
同耳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法明故國治所謂亂國者臣
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執勝
也。今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也刑罰
必也。親君也。但令君執其勝也。行無妄求免罪也。績按識當作百官職乃字有
關。故君臣共道則亂。故曰共道專授則失。授若君有所
衆心而專之。亦為失也。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
無所稟。出而道留謂之擁。中道而留下情求不上通。
故滅。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

程敏政評法
立則四亡自
銷

楊忱評不兩
惟一惟法之

雖欲上通中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也。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淫
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不為惠於法之內也。成私惠也。動無非法者所以
禁過而外私也。外遺也。威不兩錯。臣行君威政不二門。臣出政是
為二門也。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言能以法理國但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則詐偽何施有
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輕重立見也。有尋丈之
數者不可差以長短。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
而下比周矣。比周於下。所以求譽。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

未委純評非
罪非功則當
之蔽明也

用矣。交合則自進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
賞以毀為罰也。以毀譽為賞罰則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
離公道而行私術矣。行私術自然得賞安用就公道而求乎此周以相
為匿是。比周者凡有公是之忌主成交以進其譽故
交眾者譽多。為交友致成其譽自進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
主多矣是以忠臣成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忠臣非罪而成而邪臣
起於非功。朋黨共譽之故邪臣非功而起所成者非罪所起者非功
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也不一至於庭。謂

沈則新評私
家營遂故官
失能而邦國
珍粹

李泌評明別
者法之為也

君百慮其家不一圖國。重私輕公故也屬數雖眾非以尊君
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各任國事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
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
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人則與無人
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
功不自度也。設法者自著擇人量功之條故不勞自舉度也故能匿而不可
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之故不可虛
也。譽者不能進。無材雖譽之而不能進也而誹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誹

梅士享評言
為君者必提
衡於道與法
之間毋懷民

之而不然則君臣之間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
能退也明別則無偽主雖不身下為謂不身而守
則易治也明別則無偽法為之可也但守法則法自
梅士享評言人君當顯明其道以為法擇人也夫
舉錯者治世之大權也舉錯一不正而有舉者進
有黨者庸則臣民經實以成風由是權出于下君
臣之間不明別而法亂矣夫先王以法擇人不
舉況以譽舉乎以法量功不自度況以黨進
此法之所以明而臣民無重私以輕公者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
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

以所惡強民
以所不欲民
既心服體從
然後禮義之
教可興故曰
正世調天下
言必民情調
然後法立而
國正也

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
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
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人急故財竭則不能無侵奪
人財竭則侵奪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倪倪傲也謂疲
以供上稅也力罷則不能毋墮倪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
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
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
政寬百姓薄賦歛後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
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

沈維垣評人
君視人皆勝
予而立法則
要勝人

柯潛評頓跌
轉折處處生
動

而變。廉察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
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
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
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
謂廉。音而。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勤力也。
邪。然後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五帝三
明君。故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迹行不
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既躁而僻。則難化。須厚賞。

湛梨心評陳
法須從民欲
畏上着精神

黃震評與民
調利害故法
立

以誘之重。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
禁以威之。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
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
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為
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
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靜者也。夫
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
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
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

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為天下致

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

躁而誅伐輕罪過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

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姦多反傷人也

此二者不可不察也三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

危良人為盜所害故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

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

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淫

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

何俊良評語
語民情有察

立者齊不得也謂上有非人也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之

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

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則止而勿理也

故其立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變與俗化

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勝則無不服故君道立也君

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

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

不察也

朱長春評又
謂貴勝法

朱長春評此等文漫易濡下世運三代之末其文運亦然夫所貴法古法其盛不法其衰周秦之交

衰矣。不善法者。從其易而溺之。同日先秦而不知
微。喬危宗。不可同年而語也。漢之賦文。六朝唐之
詩。皆然。以東京進西。以宮體雜齊梁。以晚當盛。人
皆笑之矣。惜乎唐宋之反古者。不辨於此也。

治國第四十八

區言四

梅士享評富
國必本于農
事未作文巧
禁則民自趨
農此過流以
歸其源也民
歸農當軫念
其苦毋橫征
以之民聚
多毋坐听其
流當有術以
均之此先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年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

所以安四民
而威王業之
本也

朱長春評禁
未止奇巧者
侈靡者子
一國何以行
之故管子雜
家蔡普之書

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國富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謂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之食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

也

張梓評備論
四倍而列三
于前帶一于
後布置之法
甚奇

沈則新評有
此四主民如
何更則國貧
之活更倍于
未巧

凡農者用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

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

時而澤不必足。謂雨澤不足也。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

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也。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

又倍貸也。謂富者秋時以五糴之。至春出糴便收。故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正也。

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上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也。秋糴春糴三也。下開市府。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斯與之事。

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府庫謂府之庫。新有徵稅。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

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

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即上四倍貸也。

劉魏評又
二法

故逃徙者刑。謂有刑罰。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

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獲。中年畝二石一

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

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

易作。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工。雖農亦通於事業也。終歲之利無道相過

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其利無從相過之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交能易作。

故曰。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

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

朱長春評霸
不務德而勤
于兵故粟生
之而隨耗之

朱養和評粟
關三歸寧得
不重農

朱養純評德
歸本農事上
面既通或均
皆富以儲強
之術

管子 卷第十五
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
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
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
也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
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苛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
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
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人粟多入
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

曹彥評不利
粟則粟自少

易習謂改易其常習歐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
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
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
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
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
之曰寄生之君言暫寄為生不能長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
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
塗因治國之道也

朱長春評凡言富皆書中精言此管子本術也至
者必其遺書不亦去管未遠治其家學而善于計

管子
在春秋之末。戰國之首耶。戰國之主。主富國而黜
富民。一。概急之以法。成之以生之。亂之以治
之。國可
冀乎。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六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楊慎評爲精
氣入微莊生
繪風風斯下
矣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

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爲生。

下生五穀上

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

人是故民氣

謂上之精者也。則人氣也。

杲乎如登於天

杲明貌。杳乎

如入於淵淖

女教反。

乎如在於海

淖洿也。

卒乎如在於已

朱長春評內
業玄所謂內
人釋所謂內
典也專主譚

管子

卷十六

道
梅主亭評此
篇論理有精
妙處錄其佳
者

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氣愈去
而可安以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其調
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春通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
定慧得果春演果乎如登杳乎如入淖乎如磨卒乎
如在已四言馬道業節候狀丹功進退終始後世道
訣無以及也此理至微此言亦至微不可言顯可神
會會之字字皆丹下承不可止以力四語并作法備
矣且暮解在能者此處政不容力也知出其定之慧
乎果得其証之成乎西方秘密具矣大學能慮能得
其是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自
耶安心之法也生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其所以失之必以
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

李泌評神固
無方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能去憂樂喜怒欲利
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
見可欲使心不亂欲既春通自充自盈自生自成道法自然也不
已去餘情何處著脚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
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折乎如在於側
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渺
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此稽不遠日
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春通若
春演心為神室言心神已具矣養氣之後只當養神
反濟而安和稽之不遠日用皆是物也如在側如將
不得如窮無極狀神自形內而之妙亦稽神之法耶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虛者皆道

不復不捨精微
扶玄

沈鼎新評與
我俱生我亦
是神月耶指
耶從何夕區
別

張嶠評心靜
理氣得養氣

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處其往不復其來不捨

既有利欲之心則道往而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

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聞其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

力寸虛道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

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

謂之道也春演氣合神神合道道固而形充出入無

疾服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道之舍也不見希

不聞夷希夷而道成成而序其有序耶無序耶業者

內知春演無音卒乎無形淫淫乎在於心即與我生

矣神之來也妙如是乎有見有聞何以得是

日卒在心日淫淫生登假知岸在舟不知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

止若靜心則氣自調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

理故道來止也人故不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

遠也道常在而不離是故

卒乎其如可與索推尋其終眇眇乎其如窮無所欲

窮之則眇靜音道乃可得春通多言數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

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

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

也春通惟玄惟默無視無聽形將自正來舍人之所失以成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

以成也

蘇武評起語
便與

即正域評不
變不移據定
之宗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知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
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
天主正平分四時天之正也地主平均生萬物地之平也人主安靜無為
不為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
為地之安靜也喜怒哀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
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從之聖本不移能正
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
堅固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聰明四枝自堅固也可以為精舍心者精舍之所舍精
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生乃能有生

程敏政評止
而生生而止
心融于道人
一天矣

葉水心評無
為有君故不
易而神智生

思生則有心故思也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成智則理足故止也春演
日無思慮營營日不可以思日多知為敗日無知無
得此言思知何也形於神生心於心生孰知生之乎
死乎死之為生乎止而無思無知道生而有思有
知人道止定慧相生知止能得聖如是佛如是心之思
知人也道之思知天也入人無凡心之形過知失生
安人心之法智過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一謂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化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一不失能
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
也心者主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得中則治言出於口治
心自治矣

朱熹和評
壁瓦礫無非
法身

楊慎評除乃
滌除義即所
謂虛其胸也

事加於人。則無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
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之謂。形不正德不來中不
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
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而自至。淫進
貌也。春演淫然自至。至者知。不至者不知。自至者有強
至者。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
不有。神明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
若常守中。不以物亂官。官。貪物則。不以官亂心。心。貪官則
則無差忒。是謂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念
謂神也。

岳正評以心
治官方能解
道

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得
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
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道滿天
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一言之解
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解道之一言。則
於九州。蟠。何謂解之在於心安。解道者在於心安。我心治官
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治之與安。心以藏心。言心亦藏。心之中又有
心焉。以心藏心。故心中又有心。春通心一而道與人
二道之生於心。二。人之生於心。亦二。二之皆又

朱長春評使
然後治不同
有為之學也
經曰心使氣
曰強益生曰
祥
沈昂新評精
藏氣生故體
固而邪感銷
此中消息家
微

有心也。心以藏心。以彼心之心。謂心中所音以先言我之神。定其元神。言從音生。音然後形。有音然後見也。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故音先言。後使。有言則出命。使然後治。不治必亂。理使而達。亂乃死。亂則凶禍。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內藏以為泉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生氣不有竭。涸。故四體固也。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能窮天地。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邪蓄生於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蓄自銷也。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中

姚樞評形充
于道深

則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春通。不逢不遇。解在莊子秋水。非其薄之謂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裕。寬。耳目自聰明。深于道。所以充形也。根。心生色。德符養微。神藏其中。非形何驗乎。形非舉肥之謂也。神有居其形者也。皮膚裕寬。此理諸家少發。而如鼓頭餘皮。項有乃能戴。縈。相人。以是定其天長。其裕也。有以裕也。大圓。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鑑於大濤。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謂道也。是謂內德。發行於道。故內得也。然而不反。此生之式。忒。差也。不反守于道。則生有差謬也。

朱長春評凡
道此下語精
理真是經言
然大約管子
中論道時總
難不一且精
于微未妙于
化猶以識入
非以神解有
之無非無之
無

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必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逐淫澤薄。逐淫澤薄則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中不可蔽匿。有於外也。和於形容。容和者見於膚色。內暢者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於外則無不耀。無通不言而聲雷鼓。淵默而雷聲也。心形而明日月冥冥獨見曉也。察于父母。若保而心誠中也。唯保赤子乃能比。賞不足以勸善。慕賞為善刑不足以懲過。畏赤子。

沈維垣評氣
能結聚則變
化不窮

懲過。非氣意得而天下服。若不慕賞不畏刑意氣內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所能搏乎。能一乎。搏則自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道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自得者明。春通逐逐役不休。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春演思之重思與思誠理合。若說何思何慮。解心釋神。則此墮有。彼人無耶。即下言思之不捨。內困外薄。則亦以吾不通。聽之神通者也。非強神以索通矣。強之不神。神不來矣。故曰無飽勿致。節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思之而齊自至。

曾彥評精氣
之通天地一
體何況于鬼
神

何俊良評取
忘機樂忘絃
希然穆然

管子

卷十六

神爲通。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鬼神
其力。蓋由思之。不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
已。精氣之極也。
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一心搏。耳目之
而成也。春通鬼神。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
通之。萬物備存也。
慢。易生憂。疎。慢。輕。易。必致。暴。傲。生。怨。害。必多。故。生
也。憂鬱生疾。憂。患。鬱。塞。懷。不。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
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不。蚤。爲
圖生將與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
若無飽。飽。食。者。善。閉。塞。思。莫。若。勿。致。致。思。者。多。困。竭。春。演。善

沈鼎新評
和法莫若
五欲二凶

善刀者無傷。故思之。重思之。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而勿致。勿致思者。可以思矣。
也。言能節食適思。常凡人。人之生也。天出其精。
地出其形。地。出。衣。食。以。合。此。以。爲。人。言。合。天。地。精。和
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春。演。和。乃。生。天。之。爲。也。察
知。養其所不。不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
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不。可。平。正。擅。胸。論。治。在。心
此以長壽。和。之。情。類。雖。不。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
可以益算。氣。獨。擅。於。胸。中。論。其。適。理。又。不。離。心。如。此
而長壽也。
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
其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度。皆。能。爲。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

管子

卷十六

八

岳正評詩樂
禮敬非揖非

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既平且正獨擅於胸中
也春通精不見微不類實而內養而外通和之
道也論治于心所以察和而平正也節凡人之生也
五欲去二凶所以守和而擅平正也
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
詩詩有清風之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
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
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而凝注
謂過於飢血涸謂血銷滅而凝注充攝之間此謂和成謂得中則和
暢而有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於和成飢飽之失
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而疾動則食氣銷飢則廣思

柯潛評廣虛
慮長正以養
其神

沈則新評太
和委和少此
一脈便不生
故言憂怒悲

飢而廣思老則長慮老而長慮則遺其老飽不疾動氣不通於
四末四末四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
遯竭令老則益困而遯竭春通虛能靈飢則虛矣思
生慧老則定矣長慮以生之慮故能化故其飽可消定
故神來長故神遠故其困不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又能勇敢
寬氣而廣當寬舒其氣而廣有所容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
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煩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
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比於雲
意之行氣似天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和故生也憂則
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

而歡先之

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道無所處。若遇廢亂則當正之。

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

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謀。謀則道來也。養生曰為。安而後慮。慮而能得。道來可

躋。躋滿志。善刀而藏之。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

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

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

屯泄。何中無敗。謂勝理丞達屯聚泄散。故何中無敗。春通得和。則理平。而丞之。不和則此

動而泄之。有道却走馬以糞。無道戎馬生於郊也。節

理丞。飲和也。屯泄。發陳也。故不新成。故何中無敗。節

欲之道。萬物不害。能節欲。則物無害也。

楊慎評內業
數聲參同道
德無以過之

趙用賢評
篇已下多非
管子書語意
大不類

朱長春評。道家三要。精化為氣。氣化為神。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丹經火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言以補之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在梁父東。處義

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

岳正評封禪
諸山敘列周

葉永心評會
之三六是龜
業

管子

卷十六

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牟陰顯項封泰山禪云
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
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
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云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鈞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
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
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

沈鼎新評無
祥瑞而欲封
禪則後心反
變

管子

卷十六

七

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鱣西海致比
翼之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鵲鵲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
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
茂鵲巢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梅士享謂不受命不得封禪此管仲匡君之正也
乃桓公自矜無異三代之受命則君心侈侈則不
可復約也因設為地瑞天祥可致而不可致之物
彼桓公者寧不愧于蒿藜之不可為嘉穀鵲巢之
不可為瑞鳳凰之不可為祥而封禪自止易曰納約自牖終無咎仲

之謂也可為國
臣大臣事君師

小問第五十一

禘篇二

朱長春評小問
小史也內外傳時有諸子亦時有此中佳者入古漫者不足攬

朱養純評仁廣義大所以富國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謂動力於地利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

蘇軾評戰勝攻取無如得人奪時

何俊良評重賞有勇夫何况精材

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借之厚而勿欺厚謂重之以德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貴其價故他處直五我酬之六他處直九我酬之十常令貴其一分不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

曰三倍不遠千里

酬工匠之庸直常三倍他處則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

桓

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

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

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

對曰以奇

奇謂權論以勝敵也

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

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

若能博聞多見齊其所不識則

楊慎評以不識目小則識日進以戒多智也

知天下遍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春通不出戶知天下自性具萬性一徹則俱徹非天下不可識吾有不識也語無公曰守戰遠見有患

為國者必入守

出戰今吾於此二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者預見其患矣

之難

守戰之難必致死然後為君視聽

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

人必誠信

柯潛評觀三閭蓋知民不可無死信

然後為君視聽

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

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閭也

苟不處不信則守閭戰閭外閭故曰

三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

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

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

人既戀本

而哀墳墓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

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欺也

不我欺則信也桓公問

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疾謂患苦也

管仲評四者
真子民之道

姚樞評深鏡
民情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力止而不來慎此四
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
謂四言雖善然以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
之理國恐其太少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
患在不能行不在寡少也該備也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何為其寡也備千里之化不為少則民疾疾謂憎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
多詐設詐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創其力來者驚
驚疑也此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
役煩則疑而止也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既善雖然

程敏政評傳
露華百英粉

梅士章評政
隨時易是謂
救時之相

更有何事以管仲對曰實信極忠實主也謂主能嚴
行此四言也得信又極忠也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
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
之禮也者民美之謂恩澤之命語曰澤命不渝信也不有渝變如
此者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仁者忠堅中外正嚴
信也也實信以讓禮也主行於信又能遜桓公曰善哉牧
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
時先怨怨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
百川之流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
皆從故道熟則

莫震訃轉移
變換良牧也

管子
卷之六
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振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放。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為民患。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倉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歲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管子
公不能主。管子豈不知而待鮑叔牙。鮑叔牙又豈不知而待賓胥無。特以桓公九合諸侯之後。念願自矜而羣下進諫。猶恐意溺。故管子不自言而啓鮑叔牙。又不自言而啓召賓胥無。待羣賢至而援古証今。公始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以實對。故推令問叔牙。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君豐臣教。則君能制臣。故可以王。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遁繆。妄之事。無所此。可謂遠於二三子。但當塗而漸以取進耳。欲王天下。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

不能不報于
世澤之薄而
王之難也此
善引君于道
也

沈鼎新評孰
知親中自有
畏

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
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吾欲勝民。言欲勝為之奈何？管仲對曰：此非
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勝民
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
而誦有罪者。謂疏錄獄囚誦告數省而嚴誅有過
嚴其誅罪。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太
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禍亟及於身二世嚴
夷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之弑也危哉見劫

執也弑謂
殺親也。君之國吸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圉者養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次之棧馬所立

木。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
也。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

則君子。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

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

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者。四封之內

經總評先愛
先定語窮源

朱長春評傳
馬棧工于嚴
要工于順
美法治于立
于下此小
問之傳言與
澹澹古音語
自謂芳芳不
古

沈明新評君
好善名方能
除苛疾去虛
賢祝鳧可謂
善導

見愛則人致死可以
惡竟外之不善者
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
鄰之敵國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必有置也
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利能
已國然後可
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殺生以血澆落祝鳧已疵獻

昨祝祝史是疵其祝曰除君苛疾祝念除君與若之

多虛而少實若似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公不說

瞑目而視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

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

仲復猶管仲以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祝史誣君之

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

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駁馬而泚桓迎日而馳乎泚古公曰然管仲

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

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

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滿其禮

梅士亭評昔
衛懿公為狄
人所殺食其
肉而食其肝
其臣弘演出
使還報命于

肝自剝腹實而納懿公之肝於是桓公聞而存衛使莒有若臣管仲得不救乎

朱長春評粟禾兩喻即陽管之品也粟禾之和利用合故九令一匡仲能之仲死而齊戎車不駕會壇不策則陽之材

三。三加其禮。強其使者爭之以成。不識不滿之意。纔皆不滿足。死。是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知。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放發。故曰放春。桓公曰。何物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陽明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

外有兵刃。種粟者。甲在內。而處葉居外。而未敢自恃。卷若城。苗之纖芒在外。有兵刃。

自命曰粟。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促之名也。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駒駒。胡緇切。目搖也。至其壯也。莊莊乎。

何其孺子也。則柔順故似孺子也。

短耳齔死而三堅進五公子爭國而霸遂衰然則守亦何容易乎

何其士也。壯謂苗轉長大。莊莊。矜直貌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由由。悅也。實貌。茲勉。謂益有謹厲。茲免。與滋勉同。天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以其和調。此其可比。

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瞠然視。

闕。住立貌。瞠。驚視貌。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

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

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袂衣走馬。

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

周元會評事亦奇詭

沈維通評神知果神

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心。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

張榜評後在仲後何以云

梅士享評以管子之才而不知難師管子婢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仲之謂乎

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齒也。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戰功日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子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浩浩然盛。大魚育。其室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也。甯子其欲室乎。

本必評善
料事

楊慎評言脫
于口不郵而
傳蠅為兒竹
為蕭可畏哉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
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
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
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
與管仲謀時役人於前乃有執席而食私於是乃令
目視上所以察君也必是人者知吾謀也於是乃令
之復役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
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君覺已必
當來也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償者延而止償謂贊引
賓客者也
與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
級而上謂使之就賓階也問焉日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

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君子
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
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
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夫淵然
清靜者絃經之色也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
故手足拇動也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
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莒字兩口故
二君開口相
對即知其言莒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
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
於是知之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
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色之微
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

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第十六終

